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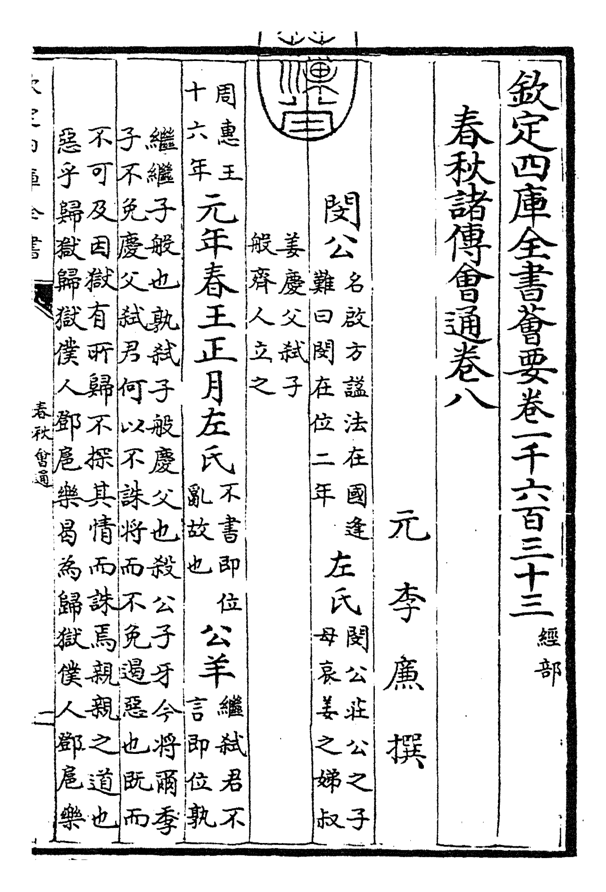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會通卷八 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三十三

春秋諸傳會通卷八

元 李廉 撰

閔公 名啓方謚法在國逢難曰閔在位二年 左氏 閔公莊公之子母哀姜之娣叔姜慶父弑子般齊人立之

周惠王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 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 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

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穀梁**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胡氏**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

案公羊之說與左氏同但公羊曰鄧扈樂左氏曰圉人犖字少異耳張氏曰閔公以幼為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卒故此齊桓之責也桓公苟能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而為之置君則父子君臣之倫定矣乃縱慶父歸國以致閔公為簒弒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累齊桓也此說

亦好

齊人救邢左氏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貪惏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穀梁善救邢也胡氏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案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邢為矜其盛則救兵不貴於將卑師少此書人者其亾桓公未力於救患也歟救而書人救而書次同一伯者之心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左氏亂故是以緩穀梁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落姑齊地公穀作洛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注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侯許納故曰歸公羊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也穀梁盟納季子也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胡氏案左氏請復季友也其曰

季子賢之也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污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罷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案此條賢季子三傳皆同但季子歸陳之說公羊稍異何氏以為季子辟內難自葬原仲時已

出奔陳莊公疾而歸子般之卒季未嘗奔陳也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强齊恐為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為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同公不至而書季子歸者明桓之會不致而起季子託公于齊侯也齊後曰繼魯本感洛姑之托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此說亦有理餘已見蔡季下

附錄左氏季氏事

左氏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仲孫來

左氏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

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伯王之器也注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還使齊侯務寧魯難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

胡氏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夫鄭有弒逆當聲罪戒嚴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請討之豈曰齊人方强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爾直書曰齊仲孫來

張氏 仲孫之罪固然矣然其言交譏之也此主劉氏 魯秉周禮國有本而不可動則於此可見周公之澤入人深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秉者與秉彝秉德同皆著明於心而

不可奪之謂也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急義此春秋所以雖貶而不名謂猶有以異於傾險秉釁者之可誅也

案仲孫之事左氏得其實劉氏得其義張氏又兼得二家之旨無餘藴矣公穀以仲孫即慶父公曰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歟穀曰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注言齊桓容赦有罪也恐未可信不敢從○又案春秋直書來者祭伯祭公州吁仲孫介葛盧白狄而已獨齊仲孫來書法似與祭公來同盖上不書使下不書事皆為交譏之也然祭公猶以遂事為譏仲孫則以不能明於奉使之義故貶之同於私行之例耳

附錄 公羊諱例 公羊 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注不書慶父來者為閔公受賊人諱為季子親親而受之諱又以季子有遏牙不殺慶父之賢諱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應劭曰是其國也 左氏 注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 張氏 啖子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蓋桓公之强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絕之心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氏 速也 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太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莊公薨方二十二月 公羊 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之喪

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何以書譏譏始不三年也

穀梁

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胡氏

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大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張氏

閔公幼弱而以吉禮感樂用於神主忘哀僭上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謀纂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比也

案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僖八年禘于太廟皆失之之中又失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明魯禘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當禘程氏胡氏能發明魯禘之非禮而不知禘本無合食故惟趙子深得之而朱子取以釋論語不可不備載也其說曰禮大傳及喪服小記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廟就以始祖為配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為始祖嚳為稷所自出之帝故郊則以稷配天而禘則以稷配嚳無可疑也鄭玄見禘在郊上以為禘大於郊必非宗廟之祭遂以所自出為感生帝靈威仰由是

而誤矣春秋書禘惟見於閔二年五月僖八年七月二在春一在夏故郊特牲祭義則曰春禘秋嘗祭統王制則曰春礿夏禘此皆漢儒約春秋文而附會之且不知其為殷祭而以為時祭也若以成王追賜周公則魯之用禘惟於周公廟而上祀文王閔公僭於莊公行之已非矣僖公雖用於大廟乃因致夫人而行之又非矣此本非常又實非三年喪畢之殷祭而傳者遂以為魯得用於羣公之廟故左氏曰烝嘗禘于廟又曰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因其失禮而為之詞耳非也鄭玄既誤於禘大於郊郊之注而又有時祭之禘不可通故注郊特牲則曰禘當為礿注祭統王制則曰此夏殷時禮注詩則曰禘宗廟之祭小於祫於是禘有四種矣殊可怪也至於禘時則本以夏之孟月為之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

於大廟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爲之故雜記曰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辨甚明足以盡掃鄭注之謬故具錄于此其祫祭說見文二年大事下○又案范氏祭祀例九皆書月以示譏桓二烝一嘗閔吉禘僖禘太廟文著祫嘗宣有事昭禘武宮定公從祀也○又案趙子曰此禘于莊公蓋用禘祭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公羊**公薨何以不地弑也**胡氏**公薨不地仲尼親筆也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故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孰能修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左氏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姜與知之故

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穀梁 諱奔也注哀姜與弑閔公故出奔

胡氏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案夫人孫二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文姜一見貶絕之哀姜喪歸貶姓而已春秋之權衡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左氏 共仲奔莒成季立僖公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

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注慶父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畧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公羊**殺公子牙今將爾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穀梁**其曰出絶之也慶父不復見矣**胡氏**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弒慶父罪貫惡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强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非

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驩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大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況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草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鑑也

案慶父出奔公羊杜氏皆以為季子推親親之恩夫慶父弒二君魯國幾喪尚欲以親親待之則子般閔公之讎曷報乎故張氏曰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公則當因國人之憤正慶父之辠致辟于甸人以致兩弒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僅

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不書春秋所以嚴佚賊之責也其說是矣○又案宋萬出奔陳陳人受賂而後歸之慶父出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不書宋萬慶父之誅以逋逃主罪陳莒也

冬齊高子來盟左氏注盖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公羊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

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注時魯無君明君臣無相適之道君不行使乎大夫所以別尊卑理嫌疑故不稱使

穀梁　其曰來喜之也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胡氏　何賢乎高子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案凡外大夫之來不言使者皆私交如祭伯祭仲武氏子毛伯宋司馬華孫莒慶齊高固之類是也非私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無大夫則屈完書族齊有大夫則高傒書子皆貴之所以別於私交也穀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於高子屈完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此

得之○又案閔公編書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春秋之所譏仲孫高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春秋之所善一字之法精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左氏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注戴公其年卒文公立書入不能有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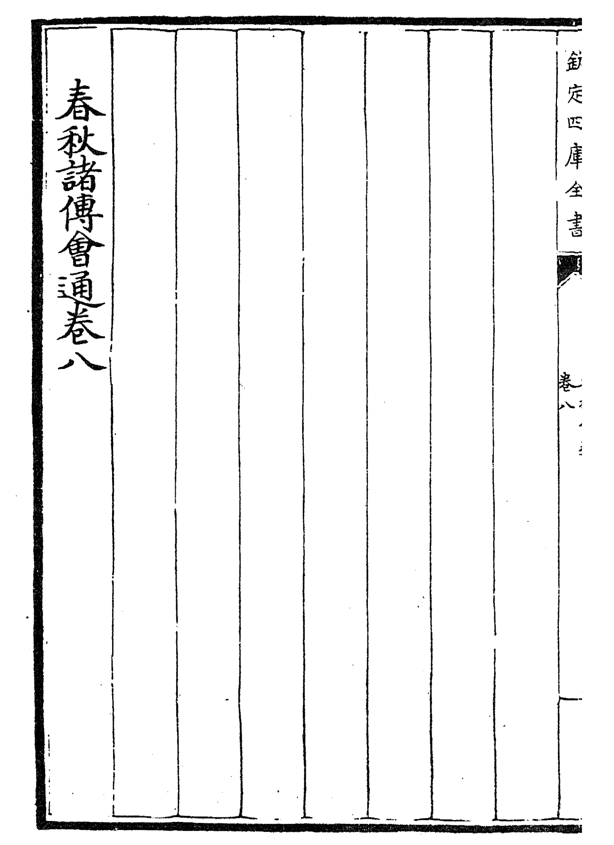
穀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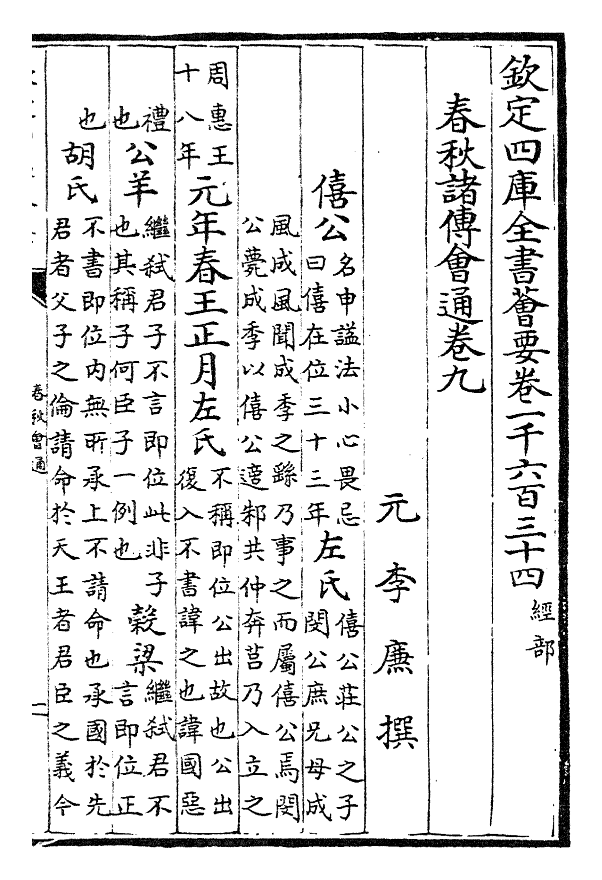
注不言滅者諱齊桓不能攘夷狄救中國為賢者諱也 胡氏 衛康叔之後盖比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河南劉爽曰仲尼刪詩如墻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皆錄於國風而不削此載衛為戎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矣 陳氏 滅而書入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乘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

鄭棄其師左氏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名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公羊 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胡氏 案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

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義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所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案棄師之説三傳皆同唯杜氏以為此高克狀其事以告魯魯史書之以為棄師之道者非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三十四　經部

春秋諸傳會通卷九

元 李廉 撰

僖公 名申謚法小心畏忌曰僖在位三十三年 左氏 僖公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母成風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閔公薨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周惠王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 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公羊 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穀梁 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胡氏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

僖公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侯度而後能保其國

案張氏曰僖公即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為之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於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桓公止於伯術觀僖公不書即位以考時義當知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不明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　左氏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注次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詞

公羊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狄滅之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

胡氏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

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陳氏三歲矣桓公足以攘夷而宿師于聶北玩寇以待其敝邢潰奔師而後遷之譏之也

案春秋書次而救者二此年及十五年次匡救徐也救而次者一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雍榆也胡氏通為一例皆譏其不速於為義此說固是但亦須有分别公羊以為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叔孫豹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亦取其說杜釋例曰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又一說次而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後次宣其救之之聲也此三說皆不見貶桓公與叔孫意故次而救次當主胡氏而次在救下則惟啖氏得之啖曰凡救當奔命而往言次失救道也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先書救明魯君之命也下書次罪叔孫之慢命

也其先通君命之說亦可通張氏曰次于聶北者也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規撫主於持重故不遽決於一戰而持久以待之春秋書次雖所以譏其緩而不書以則予其終有全邢之功也此說亦由杜氏觀釁上來皆欲護桓公耳非聖人意也下文不書以之說却好○又案救兵書師所以矜其盛公羊以為諱齊侯穀梁以為微齊侯皆非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夷公羊作陳河北邢州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

左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又閔二年傳齊桓公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注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為辭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疏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為其事有闕故總稱諸侯此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亦有貶故雖則

煩文而再列三國

公羊　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注言諸師則嫌與緣陵同疏緣陵是鹹之會諸侯各自歸國十四年復來城之此則桓公宿留城之為一事也

穀梁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注美齊桓故不言遂

胡氏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案經書遷者十而有二例趙子曰從而臣之曰遷某齊遷紀邢鄑郚宋遷宿齊遷陽是也能以

國遷曰棊遷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是也公羊説亦是但邢衛之遷又不可與許蔡之遷同蓋邢衛遷國以避狄而許蔡舉國以從夷此其異也又陳氏曰齊晉之伯也而狄伐邢邢遷夷儀狄圍衛衛遷帝丘雖罪遷者而桓文亦受其咎矣此亦得言外之意蓋邾遷于繹晉遷于新田不書則雖自遷也亦必有所為而書矣○又案齊伯之編外城三邢也楚丘也緣陵也獨城邢為美晉伯之編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獨成周無譏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左氏注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公羊桓公召而縊殺之穀梁夫人薨不地地故也胡氏以歸

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己絶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型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張氏** 此齊桓舉方伯之職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之明驗也

喪以歸之說杜氏以為歸齊胡氏以為歸魯魯齊接竟不應十二月喪始至疑杜氏說是

楚人伐鄭 書楚始此 **左氏** 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注荆始改號曰楚 **穀梁** 疏不以州言之者以楚雖荆蠻漸自通於諸夏轉強大與中國抗衡故不復州舉之 **胡氏** 楚稱人浸強也莊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亦以人書者豈許其伐國而

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張氏 商頌稱奮伐荊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名號故以州稱及熊頵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文於中國則浸強而有陵駕中國之意矣

案荊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幼弱數年之間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熊頵弒兄堵敖而立是為成王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於中國矣而母壯子少子元專權尚不能逞至三十年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強改號為楚之說張氏疑得之何休於僖八年注云僖公本聘楚女為嫡故以此為諱與荊楚交昏故進之使若中國無据之言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公羊作朾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作纓　左氏盟于犖謀救鄭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注犖即檉也不書盟不告盟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　穀梁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内也　胡氏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張氏楚人伐鄭桓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强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齊桓新拊存魯國而不稟命擅興師之罪不加之討是為佚罰他日與曹同伐厲遠役于外而宋人乘虛伐曹有自來矣亦見桓公伯威之不立也

桒敗邾之説杜氏以意臆之本無据服虔以為魯亂時邾為魯戍虛丘魯因其歸而敗之亦無

此理何休又以公怨邾人以夫人予齊而齊殺之故為夫人復讎尤妄謬不可取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左氏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注拏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子之功故特書大夫生死皆曰獲公羊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慶父奔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弗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

之賊矣以求賂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疏結日而戰得君子之道

穀梁　莒無大夫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公子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何魯之寳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曰棄師之道也注據獲長狄不言獲

胡氏　案公羊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强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案敗獲之書左氏公羊皆美季子之功穀梁紿戰雖江熙范甯亦不取然觀胡氏用詐謀擒其主將之說又似若本此春秋書獲六始於此

○又案季氏有費始此詳見襄七年城費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注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公羊何以不稱姜氏與弒公也曷為不於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穀梁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胡氏夫人與弒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于魯

案齊殺哀姜公穀劉氏胡氏皆以為義獨左氏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杜氏又以不稱姜為闕文是不察於春秋之公義矣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氏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又閔二年傳

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注不言城衛衛未遷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爲文

公羊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復發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不繫衛者明去衛而國楚丘起其遷也

穀梁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不言衛遷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

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注存衛是桓之仁故通令城楚丘義不可以專封故不言遷衛

胡氏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案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扆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畧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覇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陳氏

於是諸侯城楚丘而封衛則其以魯辭書之但曰城楚丘何不以專封畧桓公也以魯詞書之使若諸侯同欲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滅亡者夫人而欲救存之則先王之澤天下之公義也序續莫如公齊桓存三亡國必若救衛庶幾於公矣是故衛不言滅廬于曹不言遷使公子無虧戍曹不言救春秋之辭約而不迫者善辭也

案城楚丘之書左氏以為諱魯之後至公羊以為諱齊之專封若穀梁胡氏則又不以為諱詞而直以為微詞此其異也要之公穀胡氏說可參通至於邢衛書法之詳畧則胡氏以詳為褒而畧為貶陳氏以畧為褒而詳為貶三說雖不同然究其實亦無異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哀姜莊公夫人 左氏注反哭成喪故稱小君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穀作夏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書晉之始 左氏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享焉神賜之土田内史過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史嚚曰虢其亡乎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至是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宫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注晉於此始赴見經虞周大王子仲雍所封虢文王弟虢叔後晉成王弟唐叔後 公羊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晉獻公寢而不寐揖荀息曰吾欲攻

郭則虞救攻虞則郭救如之何荀息曰若用臣言則今日取郭明日取虞爾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宫之奇諫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虞公不從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璧牽馬而至獻公曰寶則吾寶也馬之齒亦長矣夏陽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　餘同

公羊疏虢之滅由於夏陽之亡郢之入由於州來之亡故皆書滅

胡氏

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强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曰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户潼劍不守

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其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哀世之意耶

案晉見經始此晉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九世至穆侯穆侯生大子仇及成師仇為晉文侯周平王東遷有功受策命書文侯之命是也魯惠公二十四年文侯卒子昭侯立晉始亂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叔卒子莊伯立隱七年莊伯卒子稱立桓八年曲沃併晉王命虢公立晉侯緡莊十六年曲沃復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是為武公莊十七年武公卒獻公佹諸立十八年晉獻公朝王二十六年虢再侵晉二十七年晉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誰與二十八年使大子居曲沃閔元

年作二軍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於是晉始大以前晉事皆不經見故具于此○又案春秋書滅下陽罪虢之不能守險書城虎牢罪鄭之不能保險書法同皆衰世之意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宋地公作貫澤　左氏　盟于貫服江黃也注楚與國也疏杜以為此稱人者皆其國大夫齊桓威德稍盛遠國來服桓謙以接遠故與宋公會之　公羊　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注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為徧至之辭所以獎大伯功而勉盛德也江黃附從伯者當進不進者方為徧至之辭疏言方為徧至之辭故直以遠國辭

稱人若進而稱爵則無以見徧至之義

穀梁

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黃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来至也疏魯若與會必書公但魯亦不至故不書之或以為魯公亦在舉大以包之故不以魯為主耳

胡氏

荊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来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荊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張氏

桓公謀楚先服二國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案江黃稱人公穀皆以為江黃之君蓋遠國例稱人也而貫氏以為刺其不度德善鄰終為楚

滅其說非是疑杜氏得之○又案貫與陽穀公穀胡氏皆以為諸侯皆在然觀何氏范氏之注則貫非如此但春秋褒以徧至之詞耳而胡氏直以為諸侯皆在此其異也啖子曰春秋㑹盟皆據實書之無舉遠以包近之例疑杜氏張氏說是○又案江黄始至于貫又至于陽穀又從齊侵陳黄亡於僖之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

附録左氏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冬十月不雨公羊何以書記異也疏僖公委任陪臣不恤政事之罰　穀梁不雨者勤雨也注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左氏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注傳言伐者本以伐興權行侵掠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左氏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公羊記異也穀梁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疏据文二年傳歷時而總書不雨者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胡氏案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餘全

引穀梁

案不雨書法穀梁極精故胡氏用之而何休用感精符說曰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衆庶比致

三旱即能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即書善其應變此雖異說姑具以備引用

徐人取舒徐國在下邳舒在今廬江舒縣左氏注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疏徐在下邳舒在廬江相去甚遥而越竟滅國無傳無注不知所以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

案外滅國書取者惟此左氏公羊皆以為易趙氏以為不絕其祀也夫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滅其滅罪乎以為不絕其祀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為舒自取滅亡則書潰書亡足矣何得稱取稱取者與魯兵書滅曰取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人始滅國而得書取是必闕文之辭故先儒林氏以為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

其效順於中國也故書人書取此說疑得之而何氏張氏乃刺桓公不能救是不察夷夏之旨也○又案徐偃始稱王故春秋亾狄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

昭五年從楚伐吳亾稱人者楚師有名也昭三十年滅於吳

六月雨

公羊 注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

穀梁 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氏 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過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案一經書雨此為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而何氏以例之宣公大有年皆以為改過之應恐宣公不可同於僖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齊地 左氏謀伐楚也注二年楚侵鄭故 公羊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注末者淺耳据貫澤言盟此但言會不言盟者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從曷為用盟哉但告誓而已 穀梁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疏桓會多矣獨此言委端搢笏皆諭乎桓公之志者以此會最大又以四教令於諸侯不須盟誓故傳詳其事也所謂衣裳之會 胡氏案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江黄不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黄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陳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黄人各守其境案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

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案陽穀之會公穀胡氏皆以為不盟疑亦可入胥命蕭魚之例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公穀作莅

左氏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注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涖臨也

公羊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注春秋尊魯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

穀梁莅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注昭七年傳例曰內之前定之盟謂之莅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莅位也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以國與之謂舉

國為主

案經書莅盟四此年子友及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昭七年叔孫婼如齊定十一年叔還如鄭也蓋莅盟對來盟為義公羊說得之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涖盟我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皆肅辭也其說固然但觀胡氏於良夫來盟下注云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復遣使固結之耳則涖盟為前定之說亦是胡氏所以無傳者通於此例也

楚人伐鄭左氏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案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左氏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注傳例民逃其上曰潰公羊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疏侵者淺辭責者深辭穀梁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案經書潰例四蔡潰沈潰莒潰鄭潰民皆逃其上之詞也民逃其上則舉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蔡姬之釁其有無不可知書侵書潰之旨穀梁之說得之蔡自北杏之後棄我中華甘心事楚齊桓先事侵蔡所以披楚之黨未可以蔡姬之事累齊桓也

遂伐楚次于陘陘楚地潁川名陵縣有陘亭楚人曰先君昕以服陘隰即此左氏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注遂兩事之詞楚强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公羊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穀梁遂繼事也次止也疏次有二種有昕畏之次有非所畏之次胡氏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

秋無義戰也楚雖暴横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陳氏書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苟悉書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關於天下之大故也自入春秋楚浸强矣諸夏之交兵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伐楚而以侵蔡名諸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

案春秋兵事書遂者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也以傳載成六年晉欒書救鄭遂侵蔡止書救鄭八年欒書侵蔡遂侵楚止書侵蔡之類觀之則陳氏之說亦是胡氏於遂例有三一曰繼事之詞一曰

兩事之詞一曰專事之詞公羊又有生事之詞蓋亦隨其事而立說繼事而善則但譏其專繼事而不善則深譏其生事為暴而不知已矣其遂伐曹遂滅偪陽遂城虎牢遂入鄆等放此獨遂救許反為善之尤者蓋救兵宜速雖不稟命無害也其遂圍許恐亦與遂伐楚同義○又案伐而次者此年與襄元年伐鄭次鄫同例皆整兵慎戰之意也

夏許男新臣卒左氏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注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 穀梁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公羊同 胡氏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稱師在會稱會今許男一無稱焉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名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

為椑歲一潦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
案諸侯卒于外者晉侯卒于扈許男卒于楚宋公卒于曲棘是也卒于師者曹伯廬也卒于會者杞伯成也劉氏說本趙子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左氏夏楚子使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注楚子遣完如師以觀强弱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屈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公羊**完

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注前此城楚丘後此城緣陵

穀梁 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注此言桓公不得志故退于召陵以盟而屈完得志也

胡氏 楚大夫未有以

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名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儆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逆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此為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張氏

不稱使者春秋待夷狄謹嚴之法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同於中國君臣之辭矣所以嚴夷狄之分而伸齊桓方伯之體

案來盟不稱使正與齊高子同蓋齊侯之使高子本欲覘魯之成敗楚成之使屈完本只觀齊之强弱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穀梁

與杜氏得之但春秋内魯則高子止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則安得不書于師哉穀梁以于師為前定則非也○又案楚子使屈完如師正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晉不能服國佐而屈完卒能服齊故國佐止書如師而屈完得書來盟國佐不服則盟乃晉人所欲屈完既服則盟為齊侯之績故爰婁盟書及而台陵再書盟序績之說公羊得之穀梁以退師為桓不得志者非也

○又案楚之盟屈完與晉之盟國佐袁僑似同而異蓋屈完已服而桓公退盟以禮之國佐未服而晉大夫進盟以强之其得失已判然獨屈完袁僑有小不同者蓋屈完雖服而本非楚子之命故桓公不得不盟以固其交袁僑上書使下書會是其國君臣從晉之志已決晉又何必委諸大夫要之以盟哉此所以兩書及也○又案齊晉謀楚皆於台陵此年及定四年會召陵侵

楚是也此書伐而彼書侵此雖書遂而卒能成功彼雖會劉子而卒於無能爲此以伐後書盟爲成事彼以侵上書會爲疑詞其得失固不待論但名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子簡東國之師於名陵即此○又案昭四年楚靈會于申亦用名陵之禮○又案如穀梁胡氏說則水濱之對亦出屈完與左氏小不同

齊人執陳袁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袁左氏作轅案釋文左氏本作袁

左氏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注書及者時齊不行使魯爲主故

以與謀曰及為文不言主師微者

公羊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服東夷桓公曰諾於是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

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不言其人及之內師也

案春秋書執諸侯十二惟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得伯討之正餘若楚子會盂執宋公晉侯入曹執曹伯者承上文之詞非予之也書執大夫十五皆非伯討之正若楚子伐吳執慶封者亦承上

文之詞非予之也稱侯稱人之說公羊得之○又案濤塗誤軍之罪疑公羊得之如左氏之說則仍從陳鄭而歸何至伐之侵之若是其甚乎故張氏全取公羊爲是

八月公至自伐楚穀梁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

楚也張氏師出三時見久役之勞也

案致先事致後事之說胡氏略而不言獨穀梁得之而啖子曰一書而涉兩事者夫子擇其重者志之亦穀梁意也然則以伐楚盟召陵致伐而不致會對侵楚盟皐鼬至會而不至侵論之則伐楚之義大而侵楚之事淺矣又以侵蔡遂伐楚致伐而不致侵對伐鄭遂救許致伐而不致救論之則伐楚之功美而討鄭之事亦重矣其公羊以爲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者獨於伐

鄭會蕭魚至會則可通於此不通則以為楚復叛盟故不以會致皆强論也○又案謝氏曰兩事書至或原其志而至之或舉其盛者而至之亦是

葬許穆公穆公羊作繆○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叔孫氏專兵之始茲公羊作慈　左氏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胡氏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案兵于陘修文告之詞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惜乎桓公假

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而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而為我願之乎　陳氏東遷之後諸侯始放春秋之治在諸侯北杏之後盟主始專春秋之治在盟主治在諸侯貶人之故於中丘會稱君伐宋稱人於郎戰稱君惡曹稱人治在盟主貶人之故於次陘伐稱君執濤塗稱人於溫會稱君執衛侯稱人叔牙弑君而茲世為將謹而志之著三家之所從始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在去年十二月書春從告　左氏　初晉獻公

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又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之莊二十八年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晉人謂之二五耦閔元年為大子城曲沃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二年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

之金玦狐突嘆曰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羊舌大夫曰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狐突不可曰内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匹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至是驪姬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使賈華伐屈夷吾奔梁春晉侯使以殺申生之故來告

公羊 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穀梁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胡氏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之戒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左氏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穀梁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茲公羊作慈左氏娶焉注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牟附庸國桓十五年來朝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首止公穀皆作首戴衛地

左氏

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注惠王以莊十八年逆王后于陳實惠后惠王寵惠后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大子以定其位不名而殊會尊王也

公羊

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注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為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為世子所會也疏世子於諸侯將有君臣之義故殊世子而不殊殊宰周公言及者因會世子見魯侯汲汲於齊桓矣

穀梁

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注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

胡氏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

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序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秖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班序上下說出何休注

案首止定世子左氏穀梁同公羊殊會說亦得之但注者以為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亦以公義則非也襄王子帶皆陳后子僖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也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又案經書殊

會之文有四及以會尊世子首止是也會又會外吳鍾離向相是也及以及罪大夫袁僑盟是也會以及別兩伯黃池是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左氏秋諸侯盟注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伯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公羊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疏春秋會盟一事舉盟以為重不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者王世子不與盟也

穀梁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

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胡氏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大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寖以微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張氏

桓公會王世子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桓公此舉義明而禮正此所以為一匡天下之功矣

案春秋會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並舉者其中必有大美惡也首止葵丘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丘畏楚之事惡之大也會蜀盟蜀雖微不同亦當入大惡之例矣故一經惟此五條皆書重詞複以見意也○又案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丘皁鼬是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雞澤平丘是也皁鼬盟惟趙子以為劉子不與胡氏雖無文然觀下文即有劉卷卒之書則劉子不與之説為是但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晉人能尊之也陳氏曰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遜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晉厲之伉也此説得之○又案齊桓之編書諸侯者四皆前目後凡之文然首止葵丘無中事而復舉諸侯與救許城緣陵

止以凡舉者異然就其中而言之首止又與葵丘異蓋葵丘有伯姬卒之間事也救許又與緣陵異蓋于鹹之諸侯已歸則緣陵不得以凡舉也故以首止為殊辭緣陵為畧辭者得之若葵丘救許則不過目凡之常辭耳○又案盟會扈之書諸侯者畧之也盟薄盟宋之書諸侯者諱之也祝柯重丘之書諸侯者閒有事也其餘止書諸侯者公後至而不能詳也○又案謹始例春秋雖重君父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於首止之盟專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此非盡倫者不能斷也近世有不主胡氏以為桓公挾天子者非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　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

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注 公羊 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名鄭伯使叛齊也 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注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為解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然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懐二心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伸衆人之善故云爾 穀梁 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注專己背衆故書逃傳例曰逃義曰逃 胡氏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動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鄭伯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

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陳氏 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左氏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張氏 黃弦同壤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然桓公不能救弦以啟救鄭圍許之紛紛故詳書以辠桓公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公羊注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狄伐晉滅溫晉里克比弒其二君

冬晉人執虞公左氏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疏虞公昧於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而

不言滅修虞祀歸職貢故不同於滅同姓書名之例

公羊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詞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

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

胡氏

公羊曰不與滅也夫虞公地之縕於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秉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案穀注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為下執之詞臣民之稱也公羊注以為虞稱公者奪正爵皆有不可強通獨張氏曰虞稱公者嘗為天子三公也此說疑是胡氏

旣以州公嘗爲王官則此獨不可予不書滅已足以見虞公之罪則於此存其公爵乃所以見其以王朝三公而至於此正與州公存爵意同任之重者責之深也張氏本趙子

附錄 左傳桓十年傳虞叔有玉虞公求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遂伐虞公虞公出奔共池此可見虞公之貪賄亡身喪國而不悛也

案此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 左氏 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注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 穀梁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

鄭伯之罪也注諸伐國而言圍邑傳皆以為伐者之罪而以此著鄭伯之罪者齊桓行霸尊崇王室綏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而鄭伯辟義逃歸違叛伯者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於上討顯於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

陳氏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以桓公合六國之衆徒圍其邑焉耳

案伐國圍邑之書此條與圍長葛圍緡不同左氏穀梁胡氏皆以為予桓公而陳氏說尤明白獨公羊以為惡桓公之彊為無義則與長葛同矣蓋拘於不得意致伐之例而云耳不可從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左氏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穀梁 善救許也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胡氏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令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

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張氏圍許之役盖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此見桓公之急於義也故書遂以與之

案桓公之編書救者五救欲盡力救鄭救邢將卑師少為義未力也救欲速進聶北于匡書次為義不勇也獨此年之救不反兵而赴許得被髮纓冠之意故以書遂為善之尤盖救兵不以生事為恥不以專事為疑也而左氏記許僖公面縛銜璧以見楚子之事恐無之豈有楚兵已還於秋而許男乃無故而降於冬乎觀八年洮之盟許在列則左氏不可信故趙子不取餘已見前遂伐至伐下

七年春齊人伐鄭左氏 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夏殺申侯以說于齊

胡氏 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故桓公復治之 張氏 鄭未服故復伐之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婁即郳犁來也 左氏 注郳犁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公羊 注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伯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疏朝天子曰正朝朝魯曰旁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公羊 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詞也 穀梁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

胡氏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鄭伯不知自反而忌信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案左氏載陳轅濤塗怨申侯之反己勸之城虎牢美乃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又載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二說前說不可信後說理或有之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導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受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于齊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甯穀梁作寗

左氏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

易無人不懐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穀梁

衣裳之會也疏衣裳之會十有一或釋或不釋兵車之會四傳皆發之者衣裳之會多省文以相包兵車之會少故備舉以見義此是衣裳後

歳兵車二文相近故傳因而别之也

案此條左氏最詳胡氏無傳想亦從之但管仲既曰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又曰記姦之位君盟替矣又曰齊侯辭子華則不應復列子華於會正義亦當辯之曰桓公列之於會直是列其身管仲言列姦者謂將用其姦謀也此已强通至於記姦之位則不可解矣故陸氏纂例於差謬畧内考公穀本無鄭世子華四字而曰左氏下有之誤加之也張氏亦主此說然今公穀本皆有此四字則又不知何時訛耳陸氏訂究精博必非臆說但何休注已有陳鄭世子之文則漢世已然不知陸氏何據〇又案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丘相類蓋此明王室

之貢而邢丘亦改命朝聘之數也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衰諸侯惰慢故伯主総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左氏注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案公子友如齊二此年及十三年吾大夫正聘于齊始此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曹地○公羊有鄭世子華四字　左氏去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

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注王人與諸侯盟不譏王室有難故

公羊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注銜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

穀梁 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

胡氏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係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

張氏 齊桓雖主會而先王人足以訓矣而使之與諸侯之盟非所以示尊尊也

桒洮之盟左氏事迹稍詳當從之公羊以為桓公德衰甯母之會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非也○又案經書王人三○又案經書王臣與盟者于洮王人下士也翟泉王人王子虎也女栗蘇子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皆卿士也左氏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踐土王子虎黑壤王叔桓公黃池單平公皆監臨之而已不同歃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美亦無貶責故于洮王人傳曰王室有難也女栗蘇子傳曰頃王立故也雞澤單子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也此三事情義可許故無貶文惟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室

無虧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稱王人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譏與不譏皆從此例此說亦可通但以胡氏雞澤下注觀之則皆可貶

鄭伯乞盟 左氏 鄭伯乞盟請服也注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别言乞盟疏止言乞盟不知與盟以否既言請服義無不受諸言乞師皆乞得其師知此乞盟亦乞得其盟但盟理可見不復别言盟耳

穀梁 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詞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汋之也注齊侯為兵車之會于此乃震服懼不得盟故乞得與之不録使者使若鄭伯自來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汋者酌血而與之

胡氏 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謹也

槩穀梁之説趙子譏其迂僻固然但公羊説亦與之合恐亦不可盡廢春秋書乞例六乞盟一乞師五得未得未可知也

夏狄伐晉左氏晉里克敗狄于采桑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氏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立妾之詞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注

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則周公廟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以為夫人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為後為其母緦是妾不為夫人明矣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大廟去夫人氏姓以宗廟臨之也秦人歸成風之襚外之弗夫人也

胡氏 案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雍禘大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成季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子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强

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棄夫人之説左氏以爲哀姜也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夫左氏隱三年例曰不赴於諸侯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今哀姜以元年薨既稱夫人以葬矣何得謂之不赴於同不祔于姑而弗致乎公羊以爲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夫僖公作頌賢君縱爲齊所脅豈得以媵爲夫人乎趙子以爲致聲姜則聲姜未聞有罪何得不稱氏姓故劉向以爲成風者是而劉氏胡氏皆從之餘已見前吉禘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莊十八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襄王立 左氏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案王室事已具莊二十一年

周襄王元年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左氏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春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葵丘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此非連稱戍葵丘之葵丘左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

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注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正義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傳曰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是異姓本無賜胙今尊齊比之二王後也

公羊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

穀梁 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注天官冢宰兼為三公者三公論道之官無事於會盟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曰通于四海

胡氏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

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陳氏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于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于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案宰周公見經者二此會宰孔也三十年來聘宰閱也○又案外傳葵丘之會桓公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羊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氏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注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疏以宰孔不與盟縱無伯姬卒亦當重言諸侯

公羊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注上為天子下為桓公諱也會盟一事舉盟以為重此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疏下十五年伐厲以為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則知厲等九國亦與會但以其叛故不書

穀梁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疏莊二十七

年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也則衣裳之會皆不歃血而此會獨言之者以此會桓德極盛故詳其事實餘盟亦不歃耳　胡氏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爲盡禁矣諸侯咸諭乎桓公之志盖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　張氏此盟初命之詞則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諸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也其義與首止同盟之載書詳載孟子其一命之詞三綱所繫盖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畧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盖春秋所未有故於此再書葵

丘以美之但桓公以妾為妻易樹子之禁躬自犯之盖道不足以治心諸侯方服而驕何以令諸侯哉本原不正而驕吝易形亦宜也聖人道大德宏以其積累至此是以姑掩其不足而叙其美也

案葵丘之盟乃齊桓盛衰勤怠之分先儒謂葵丘以前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後自望至晦之月其喻精矣葵丘書日穀梁以為美之何休曰即日為美其不日皆為惡耶柯之盟既以不日為信此復以日為美義相反也鄭君釋之曰柯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為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有衣裳之盟矣此説固然但既以為桓德極而將衰則以書日為謹之為危之亦何不可而強欲反前例耶盖再言葵丘以著其美而特書日以謹其怠此正聖人之微意也公羊説得之但注

者引厲等九國爲叛恐無事實棄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於首止中於于洮終於葵丘

甲子晉侯佹諸卒 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書在盟後從赴○公羊作甲戌佹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羊作弑

左氏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吾與先君言矣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

死之君子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公羊**弒未踰年君之號也**穀梁**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胡氏**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

案奚齊未踰年而稱君之子以其不正也齊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以其當立也可以見春秋書法穀梁胡氏之說精而左氏公羊疎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此魯朝齊之始**公羊**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故如

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疏据朝聘例時 張氏 莊十三年柯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因婚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者幾二十年盖桓公伯業未成不責諸侯以朝禮也今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伯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此始矣

案經書公如齊凡十五桓莊之編四書如皆非朝也獨此為朝齊之始僖如齊三宣如齊六昭如齊二

狄滅溫溫子奔衛左氏 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張氏 王靈不振畿内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公羊作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左氏注獻公旣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公羊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

名通明當封為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與孔父同

穀梁

以尊及卑荀息閑也

胡氏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以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爭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大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必陷於簒弒誅死之罪克之謂矣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傳也君弒而死於

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附錄

外傳申生伐皋落氏敗之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五年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柰何施曰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中飲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于菀己獨集于枯優施出里克不飧而寢夜半召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乎施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

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施曰免旦而里克告丕鄭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疎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弒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今

案胡氏之說多本此足見里克中立本末故具錄之

附錄左氏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左氏晉郤芮使夷吾

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夏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詞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羊　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里克立惠公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於是殺之

穀梁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詞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胡氏　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

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案殺里克之事三傳皆同胡氏兼用之其穀梁敘驪姬夢齊姜事大畧與左氏相出入故不重載

附錄 公羊晉事 公羊 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注踊豫也齊人語澤也悉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 雪公羊作雹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注夫人專愛之所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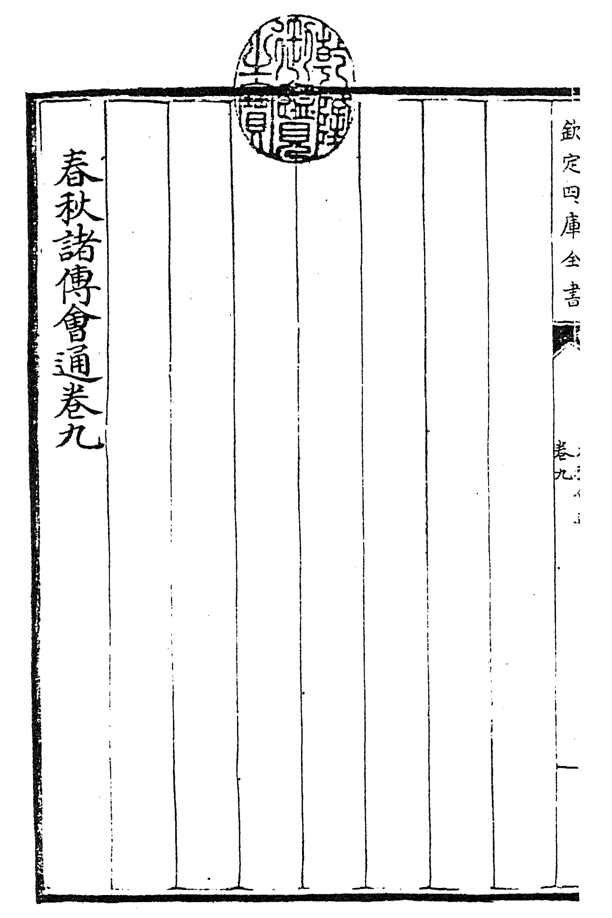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左氏 丕鄭如秦言於秦伯曰呂甥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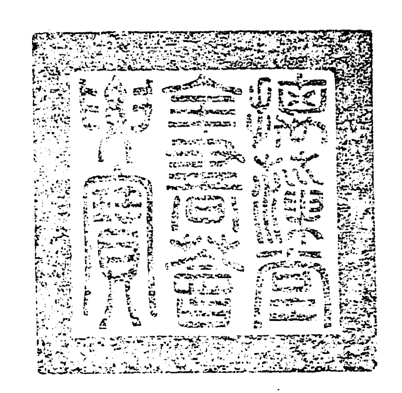
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聘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皆里丕之黨也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注書名罪之 胡氏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左氏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雩僖公賢君不能以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乎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黄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胡氏

秋八月大雩公羊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

冬楚人伐黃左氏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注恃齊故胡氏案穀梁子曰貫之盟管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陳氏滅不言伐此其書伐何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其國焉耳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春秋諸傳會通卷九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楊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會通卷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三十五　經部

春秋諸傳會通卷十

元　李廉　撰

僖公

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左氏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傳見上胡氏下胡氏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

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强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强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附録左氏周事

左氏十一年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晉侯平戎于王十二年王以戎故討王子帶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

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十三年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請召太叔子帶自齊歸京師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左氏去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胡氏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罷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於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遊聖門者默識于言意之表也故曰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左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穀梁兵車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張氏陽穀寧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左氏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注緣陵杞邑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患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詞不言城杞杞未遷也公羊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

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
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
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
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
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
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言
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

穀梁

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
桓德衰矣注直曰諸侯無小大之序是各自欲城無
總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
散辭齊桓德衰所以散也

胡氏

齊桓公城三國而
書詞不同城楚丘
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
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
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
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

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伯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陳氏諸侯不序必前目而後凡也非前目而後凡也而不序者散辭也是故但曰諸侯者不繫之伯者之詞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詞也

案緣陵書諸侯如杜氏說則與文十五年諸侯盟扈十七年諸侯會扈同文蓋緣陵為惠不終諸盟扈無能為會扈無功故不歷序其人總言諸侯皆譏詞也是不以為前目後凡之例矣如穀

梁陳氏說則與溴梁大夫盟同文蓋緣陵不以諸侯係於伯者以言伯主不能主諸侯溴梁不以大夫係諸侯以言諸侯不能主大夫皆散辭也是亦不以為前目後凡之例矣以穀梁陳氏說通之於盟扈會扈之諸侯亦合故鄭君荅何休曰葵丘盟諸侯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會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聘則在會諸侯已歸矣不可以葵丘而難此也此數說大抵可參通胡氏雖以為前目後凡然視城邢之再序則此為畧詞所以為畧之者以其亦有專封之嫌也此說微與諸家不同耳○又案桓公三城杜氏以城邢詳書為美詞楚丘不書所會為罪魯緣陵不書其人為罪諸侯穀梁以城邢再列三師為美齊楚丘不言衛遷為齊之專緣陵不列序為諸侯之散至於公羊則皆以為專封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辭此三家之異也

胡氏於城邢城楚丘用穀梁城緣陵益用公羊之說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梁作繒

左氏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公羊使來請已也

穀梁遇者同謀也來朝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

胡氏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益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

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

案胡氏說本公穀啖子而發明僖公鍾愛之說三家不及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左氏 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公羊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注土地者民之主伯者之象也齊桓將卒伯道毀夷狄動不繫國者天下異也 胡氏 沙鹿晉地也書沙鹿崩於前而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脩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案沙鹿穀梁曰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漢書元后傳后祖王翁儒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健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使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後六伯四

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也公羊以為河工邑陷入于地中者恐非

○又案經書山崩二此年及成五年梁山

秋侵鄭○冬蔡侯肹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左氏注傳例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公羊注月者善公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張氏至此始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矣

案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見衆同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六服朝

覲宗遇之歲也又曰諸侯邦交歲相問也衆相聘也世相朝也此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與行人不同葢周衰損益之禮也左氏文十五年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伯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又與行人不同而與王制畧相似故先儒皆以為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於是有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之說與周官及禮家所錄皆不同鄭氏云不知何代之禮又無所出不從其義左氏又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春秋書來朝及朝公者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朝之義或用文襄五歲而朝之制

然皆非三代盛時朝王之禮也王道絶矣此無山衣氏説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氏 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注敖慶父之子匡衛地

公羊 事注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不能解也

穀梁 兵車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救徐善救徐也

胡氏 楚都于郢去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横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

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戎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陳氏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有諸侯在而大夫將於是始桓公為之也會救未有書帥師者其稱帥師何公子慶父弒閔者也而救世為將是故謹志之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案經書盟而後救者壯丘救而後盟者馬陵一則督率於未然一則戒懼於已然也○又案經書諸侯之大夫三救徐盟袁僑盟于宋也大夫之專始於齊桓成於晉悼極於晉平○又案壯丘杜氏闕其地而外傳曰齊桓築葵茲宴貟夏領釜丘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

五鹿中牟葢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韋昭注牡丘等皆諸夏之闗○又案許氏曰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穀梁注夜食公羊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卒楚執宋公伯道衰中國微弱之應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左氏伐厲以救徐也注厲楚與國公羊注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伯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襃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伯功激揚解情也張氏厲在徐楚之間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兵法攻所必救謂之奇兵然繼此以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遝正所謂未闘巧之久者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

曹乎

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公羊桓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穀梁注齊桓德衰而致之危張氏暴師三時不能救徐大無功也桀不以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

季姬歸于鄫○已卯晦震夷伯之廟杜氏長歷已卯晦九月三十日左氏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注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諡伯字大夫既卒書字震者雷電擊之公羊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夷伯魯大夫也因此

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畀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注明夷伯之廟過制故因此以明禮之　胡氏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已下引數　張氏正裳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不善之積蓄亦如此傳言展氏有隱慝故程子以為天應之也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稔而人誅不加之後故春秋書震惟此事耳

冬宋人伐曹　左氏討舊怨也注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陳氏諸夏之相交兵自莊之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為之也　張氏莊十四年曹嘗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伯乎故永嘉薛氏以為伐屬而宋人內叛此桓德

之衰而宋襄之私可以見矣

案宋曹之爭始此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與宋人為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仇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宣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産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下邳

左氏徐恃救也

穀梁夷狄相敗志也疏起禍亂之原謹兵車之始

胡氏見楚兵之獨勝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

案徐之舉號本其夷狄之稱爾公羊注以為徐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大故狄之無據之言

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氏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壬戌

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韓簡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必歸晉君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

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始樹德焉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晉太子圉為質於秦二十二年逃歸注賈君獻公妃圉惠公子

公羊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穀梁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注獲者不與之辭諸侯非可相獲

胡氏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怒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故以民為貴春秋正名定分故以君為重堯命舜舜命禹必以

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祖述之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托以為名輕棄君親而不顧矣

陳氏獲匹夫之辭也

案范例凡書獲有六莒挐晉侯華元蔡公子燮陳夏齧齊國書也於晉侯著失民之咎於蔡公子彰公子之病華元表得衆之辭莒挐顯公子之始自餘不發傳從省文獲麟不入此例○又案秦顓帝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送平王東還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此為見經之始

附録 左氏晉作爰田州兵說

左氏 注晉作爰田州兵在此年爰田爰易也分公田之税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繕甲兵

案是年桓公伯衰而宋楚秦晉之變遽見春秋備書之其五伯迭興之會也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公羊作賈鷁穀梁作鶂

左氏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注隨聞見先後而記之也鷁水鳥

公羊

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賈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為王者之後記異也注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

也皆有似宋襄之行襄欲行伯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於晦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

穀梁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不克終故詳録天意也

穀梁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内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决不日而月也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鶂且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詞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注劉向曰石陰類五陽數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鶂陽也六陰數象陽而陰行必衰退賈逵曰齊大岳之後石山岳之物象齊桓卒五公子爭宋將治之也

胡氏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之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

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此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脩省變可消矣宋襄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衆啖子曰凡異例不書日隕石特書日者記元正有變爾是月不過別其非同日耳公羊不言晦穀梁決不日而月皆非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左氏汪自是季氏世為卿公羊其稱季友何賢也汪據犂戰不稱季來歸不稱友穀梁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疏叔肸賢而稱弟季友賢而不稱弟者兄先死故不得稱弟而稱季以賢之也不言公子如仲遂嬰齊之

等是也 胡氏季者其字友者其名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書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臨淮郡左右漢下邳今泗州 左氏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戍周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注鄫為淮夷

所病穀梁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楚與國皐陶後左氏以報婁林之役張氏齊為徐伐英氏以見桓公之興師末矣

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卞魯地

左氏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胡氏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鄟取邿取鄫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詞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

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鄆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陳氏

於是公猶在齊非公命也書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庚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牟夷來奔春秋之季大夫不稟命於諸侯非但魯也鄭伯會夷儀公孫舍之入陳蔡侯會召陵公孫姓帥師滅沈春秋必謹而志之也

張氏

大臣滅項而止僖公刑已頗矣又遂會婦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公會諸侯而大臣滅人之國得罪於伯主其身見執反國不討無政刑矣故謹致之

案公穀皆以項為齊滅其說曰滅項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

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二家蓋拘於內滅書取之例而不知變文之法耳故胡氏特從左氏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左氏齊侯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注雍巫即易牙

案桓公自莊九年入國十三年始伯迄僖十七年凡三十九年吳郡李氏曰王道流行侯伯受職古未始有伯也以古之未始有伯而齊桓實造端則桓為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何哉葢黜其義而錄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後伯者之是非斷矣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荆盛于南鄭分許鄙宋廢鄭嗣紀小而併于齊邢弱而偪于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續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

又凡三變圖伯之初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頗殊也伐邾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轂盟扈閱理未熟檢防易肆葢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衛伐黄則外憂起會下則家法虧葢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伯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為不逺功過乘除齊伯之顛末可考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左

氏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公羊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

穀梁

伐齊非伐喪也師救齊善救齊也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狄救齊善救齊也

胡氏

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

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陳氏

春秋貴誼不貴惠尚治不尚功託人之孤而動天下之兵至於交戰是伐喪而已矣雖然孝公不言納孝公言納則疑於齊糾郜捷菑宋襄之誼僅異於魯莊趙盾而已

案宋襄伐齊之事公羊以為善宋蓋彼以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戰為予衛罪齊之書故亦以此年宋及齊戰為予宋罪齊之書是以可伐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今宋言及明直在宋矣鄭曰及者別異客主不施於直不直直不直自在事而已鄭説固足以辨何氏之失然兵凶戰危何得汲汲欲戰故凡為志乎戰者春秋皆貶之在主人而及客則非處已息爭之道在客而及主人又豈仗義執言之師乎故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獨宋公以客及主

者乃變文以深貶宋也穀梁胡氏之説精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八月無丁亥日誤 左氏 注十二月而葬亂故 胡氏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正義明道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 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穀梁 狄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注伐衛功近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 胡氏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

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以厚報之遂伐其喪亦大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案衛之伐齊正與鄭伯逃歸事同鄭知有天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賢君原其心恐亦非有背恩之實也但不審於義耳春秋於立孝公之事主宋以戰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公此舉似義而實非義故重貶以見

意耳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以為報齊乎

附錄左氏是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滕宣公也胡氏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于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逺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案經書執諸侯始此此前此晉執虞公者滅之也不入此例胡氏曰執雖有罪而不歸京師則稱人宋執嬰齊是也成九年晉人執鄭伯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可入此例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若邾人執鄫子晉侯執曹伯畀宋人執蠻戎子歸于楚宋人執小邾子則暴惡之甚不特以專與濫罪之矣其楚子執宋公楚人執徐子戎狄肆咸天下大變亦非可與此例論也○又案滕自莊十六年盟幽後皆不與會盟何休以為滕係葵丘叛者九國之内故書名無据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宋公公羊作宋人左氏宋公使邾文公

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注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

公羊 其言會盟何後會也

穀梁 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衈音二

胡氏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

小利之過也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裏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案春秋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年鄫子會盟踐土陳侯如會雞澤陳袁僑如會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是也○又案春秋用人祭者二此年用鄫子及昭公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是也其成公十七年魯用郊說者亦以為用人未知然否○又案執鄫子說左氏以為宋公使邾執之若然春秋何以不蔽罪于宋何休以為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以此二國致怨臨江劉氏亦信其說而考之公羊傳文本無此言不知何氏何據大抵邾與宋皆南面之君亦可以不受其命而乃逆逢其惡躬為戎首肆行暴虐春秋舍宋而罪邾亦未為過也杜

氏或得之○又紊宋公書爵屬詞疑於北杏陳氏以為明年鹿上復人宋則春秋未嘗予宋以伯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恐未必然蓋春秋始則望宋之能伯而予之繼則罪宋之失德而人之有何不可故李氏說是

衛人伐邢左氏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張氏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罪之也

案衛之伐邢本非義舉師興而雨之說飾妄之詞也故吹子不取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會上有公字左氏陳穆公請

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注地于齊齊亦與盟

公羊 注因宋征齊有隙而為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之會執宋公疏齊益搆會諸侯為此盟以謀宋矣

穀梁 注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稱人外卑者也

胡氏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强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脩伯業能制其强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益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

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手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會盟之始也

陳氏

楚初與諸夏盟也內不言公諱之也齊桓卒陳非主盟也則曷為會陳人春秋不以夷狄會中國則推而屬之陳也以其人楚不可不人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不沒公也

案齊之盟楚列中國之會始此惟公羊注以為齊有怨宋之心結諸國以謀宋故後日執宋公皆此盟之諸侯夫齊孝本宋所立未必深怨於宋大概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因宋公失德諸侯皆有念齊之心故假陳穆以倡會託齊孝以為主而楚遂得以參盟於上國矣齊孝親見桓公攘楚之用力而魯僖亦號為荊舒是懲者乃聽其甘言納之國都彼蔡鄭固平日為之驅使

服役無足深責而齊魯之君大可責也故陳氏不以夷狄會中國之譏亦有見

梁亡左氏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遂城而居之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公羊　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注春秋說曰梁君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從內發故云爾　穀梁　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胡氏　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陸淳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脩其禁令

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左氏 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

公羊 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

穀梁 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注非作責其改舊制

胡氏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

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案經書新作二此年及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夏郜子來朝郜姬姓國文王之子所封

案郜子諸傳無文惟公羊以為失地之君其不名者兄弟辭也何氏特据郜大鼎之文以為春秋前宋已滅郜此無據之言也不可取然郜惟此處一見他無所考

五月乙巳西宮災公羊記異也

案西宮左氏無文公羊以為諸侯有三宮西宮小寢也時僖公以齊媵為嫡楚女廢處西宮悲愁怨曠之所致穀梁以為閔公之宮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故謂之西宮辥氏曰西宮魯之貳室杜氏曰公別宮也蓋用公羊為是而楚女之事乃何氏臆説耳

鄭人入滑左氏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張氏書此者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左氏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公羊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穀梁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張氏宋伐齊喪而狄能救

之衛欲滅邢而狄能謀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罪衛之意明矣此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

冬楚人伐隨左氏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案隨本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鬬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想此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尚聽命於隨也八年而小敗隨於速杞十一年而隨絞州蓼又欲伐楚師卒以鄖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以伐隨其年楚子卒隨人成楚文即位不復有事於隨葢隨已屈服於楚也然自莊以前楚兵加於江漢之間皆不經見葢未有告命

也今齊桓既卒中國無伯于齊之後遂為同盟之國於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為恐動中華之計矣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左氏注為邢故公羊注貶狄者為犯中國諱張氏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地左氏宋襄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汪宋為盟主故在齊上陳氏人自為盟于惡曹見之於是再見何中國無伯也宋襄欲

繼伯而求諸侯于楚楚於是爭長於宋則是盟也莫適為主人自為盟而已矣　張氏　伯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國而求之於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夏大旱　左氏　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公從之是歲饑而不害　公羊　何以書記災也注新作南門之所生

案經書大旱二此年及宣七年秋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脩雩雩而得雨喜雩有益則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故公羊以不雨為記異大旱為記災與左氏同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盂宋地公作霍

穀作雩

執宋公以伐宋

左氏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注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

公羊

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穀梁

以重辭也注國之所重故曰重辭

胡氏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强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

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夷尊王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執宋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陳氏

公不申言楚人執齊慶封不申言楚人猶曰諸侯執之云爾

案執宋公不言楚人諸傳說不同杜氏以為宋不德諸侯所共疾則是與諸侯之執伯主矣公羊以為不予夷狄執中國則是予中國之執中國矣故獨胡氏分惡得之亦本於趙子病諸侯不宗中國之說○又案穀梁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而於此執宋公以伐宋與定七年齊人執衛北宮結以侵衛二以字皆曰以重詞也故范氏以為以有二義此說殊無義不若只以入以者不以之例自通

冬公伐邾左氏注為邾滅須句故傳在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左氏注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公羊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

也此圍詞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汪獻捷書者罪魯受惡人物也

穀梁 捷軍得也不曰宋捷不與楚捷於宋也汪楚稱人貶

胡氏 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以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脩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

陳氏 盂會不稱子無以見宋楚之爭長獻捷不人之則是遂予楚也故特稱人貶之也

張氏 孔子相定公會齊侯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溷於虎狼之羣也不免宜矣盂之會諸侯以同執示貶宜申之來魯以受捷諱惡或抑或揚婉而成章此之謂也

案楚未有大夫而書屈完則屈完為褒詞楚已有君而書楚人則楚人為貶詞杜氏不稱君命之說非執宋公不為宋諱而獻捷乃為宋諱公羊為襄公諱之說亦非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即亳 左氏 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汪 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公羊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汪 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 穀梁 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胡氏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郜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其所為而盟于薄

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楚人反為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曾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强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傎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張氏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聖人務全中國之體也

案此會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同皆書諸侯者避魯楚之嫌也不然只如鄭子魯盟于邾可矣何必又書諸侯乎故張氏說得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句公作朐

左氏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

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脩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汪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畧不備書

胡氏

案左氏則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陳氏

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雖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取鄫

案經書取須句二盇此年雖取之而升陘之敗復喪于邾至文公七年間晉以伐邾乃取之而置文公子馬於是魯有須句矣○又案取須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

氏之説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如此此左氏事不經見恐諸家信之大過須句子既來奔魯史何得不書滅邾若如杜氏説則鄅亦魯私屬何為復書滅鄅故劉氏權衡以為無此年滅須句及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直是須句久為邾滅其國為邑魯人往伐取無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左氏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張氏宋公嘗困於楚矣疾疢雖甚而德慧術知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穀梁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左氏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

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穀梁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胡氏 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敗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水名

左氏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及楚人戰于泓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賛我也明

恥教戰求殺敵也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入享于鄭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公羊

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公不可既濟未畢陳有司復請公不可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穀梁

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

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信道之所貴者時其行勢也汪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於時何貴於時貴順於勢宋公守匹夫之狷介焉識大通之方至道之術哉子反左傳作子魚

胡氏 泓之戰宋襄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

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張氏　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楚人也

案春秋中國與楚交戰者泓城濮邲鄢陵雖勝負不同然皆以中國及之趙子曰內中國而外四夷也此說亦是但以處已息爭之道言之則戰皆非春秋所與宋晉之汲汲與楚戰不言及齊

桓晉悼遠矣故胡氏得之公羊之說胡氏辨之已詳穀梁說亦好

附錄左氏 初辛有適伊川有被髮祭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楚邑穀作閔

左氏 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公羊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汪襄公守正履信屬為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

穀梁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胡氏 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既敗于泓荊楚之勢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

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玆父卒左氏傷於泓故也穀梁玆父之不葬失民也

張氏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故不會宋襄之葬

案宋襄之立在僖九年十八年宋始稱伯迄二十三年凡六年李氏曰謂春秋不與宋襄之伯則曹南之文與北杏城濮主諸侯之詞無異謂春秋為與宋襄之伯則玆父之卒畧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蓋春秋忠厚之法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獻之後爵居庶邦侯伯之長齊晉猶可伯豈宋不可伯乎既伯矣何以不足乎終伐喪以立威仁悖

之甚致夷以謀夏義隳之大襄公非特無功而又階亂伯將何賴焉

秋楚人伐陳左氏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注得臣即子玉案陳頓之爭始此二十五年楚圍陳以納頓襄四年陳人圍頓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注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傳注又曰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以明之胡氏案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

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夏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信義之不存則三綱淪九法斁人類滅矣魯桓簒立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案杞貶爵三傳說不同備見莊二十七年

附録 左氏卒名例 左氏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氏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

可臣聞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為后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

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氾大叔以隗氏居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注甘昭公王子帶也

公羊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穀梁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胡氏自周無出將書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也未順也忍小忿暱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出

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案春秋書王居三鄭也狄泉也皇也書公居五昭公居鄆也

晉侯夷吾卒左氏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姜氏曰懷與安實敗名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

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十四年春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注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

附録 左氏宋事

左氏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氏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穀梁 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

公羊同

胡氏 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絶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者其常也或名或不名例之變也邢

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鄭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僭竊於滅夔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左氏注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詞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　胡氏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昏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也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宋殺其大夫

案此條左氏無事迹公羊以為宋三世內娶大夫之女故公族以弱威權下流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三世謂茲父王臣杵臼也穀梁謂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注以為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而不忍稱名氏皆無據之言不可從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左氏秦晉伐鄀楚鬬克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圍商密密降秦師楚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公羊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注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為兩事也穀梁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注圍陳使納頓子也胡氏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隣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

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張氏頓子迫于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反使楚人行其義閔中國之無伯也　案陳頓之爭又見於襄之四年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成公立　左氏　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注莒以元年鄭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　穀梁　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附錄　晉文納王事　左氏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

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卜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與之陽樊温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信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温大夫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已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向莒地 左氏 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穀梁 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巂公穀作巂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巂下

左氏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疏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

公羊 其言至巂弗及何侈也注侈猶大也大公能却强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

穀梁 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巂急辭也弗及者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

胡氏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巂弗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說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巂是也巂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詞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案齊侵我三始於此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左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注乞不

保得之詞

公羊　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

穀梁　乞重詞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胡氏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還怒于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蠶食殘中國也於義可乎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案乞師例五始於此成十三年郤錡十六年欒黶十七年晉荀罃十八年士魴皆晉伯也魯之乞師于楚其微弱已甚矣況以蠶食殘中國乎若晉之乞師謂之伯主不能令諸侯亦可譏以

求諸侯亦可〇又案是年展喜犒師正受命於柳下恵而公子遂如楚則臧文仲為之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恵之賢而不能用也夫為人臣謀國有賢人而不用乃遠乞師於強楚以逞憤於齊是猶揖盜賊以困姻隣也觀展禽一語已足以卻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春秋特書如楚乞師而與外之乞師同文蓋深罪為國之無謀而至此極也竊位之歎其因此而發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羊作隗 左氏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注夔楚同姓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識楚滅同姓疏案鄭語孔晁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

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　胡氏　春秋滅國而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示褒貶之體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氏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羊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楚以師與魯未至而中道用之以伐宋惡其視百姓若草木不仁之甚也　穀梁同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左氏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公羊　此已取穀矣何

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穀梁

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胡氏

楚强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仰賴荊楚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案齊魯之爭自盟柯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者中國無伯也推其事迹乾時長勺之兵由於納糾而西鄙北鄙之怨始於救齊本非有深憾者但桓公孝公欲得魯以集事耳然桓公卒能屈已於柯盟而孝公不知自反構怨連兵遂使楚人得乘間而肆毒矣然則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宜宋衛納孝公者也亦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墜先業宜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十